

小小说

想找浮生喝酒

■丁一

写下这个题目,我颇感欣慰,因为这确实是自己内心想做的事。

真巧,老家的三叔要娶儿媳妇,让我回家一趟。闻着不知谁点燃的枯枝败叶的气味,在村里溜了一圈,从变化的村里寻找没变的记忆。三叔的大院子里摆了十来桌饭,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百十号人聚在一起,甚为热闹。我陪着三叔敬各位乡亲酒,努力地想着对方的名字和辈分,小心翼翼地称呼、敬酒。一圈下来,竟发现在座的人约三分之一不认识,实在惭愧之至。

忽然感觉缺了一个人,便问同桌吃饭的乡亲:“浮生在哪里?他怎么没来?”

“浮生?你问他干啥?”一个近门的叔伯哥喝了一杯酒后面色通红,歪着头瞪着眼问我。

“我……我想找他喝杯酒。”

“啥?找他喝酒?你要是酒多了就给我几瓶。”同桌其他几位乡亲都看着我,一脸的不解和不屑。

我不便再说什么了,只好继续碰杯,咕咚,一大口酒进了肚。告别各位乡亲,喝得半醉的我摸黑回到位于县城的家。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一些关于浮生的记忆逐渐浮现在我脑海里,由混沌变得清晰。

在乡亲的眼里,浮生就是一个傻子,也就是“二百五”或“半吊子”。算来他今年已经过了“骂年”,仍旧光棍一条,没有人给他说媒,他自己也从不讲个人的事。弟兄们姊妹们都已成家各过各的,只剩下他还住在老院里。老房子就是砖包墙,屋顶露天,逢下雨天外面雨停了屋内还在下。一年下来,干干四季的农活,农闲时靠打短工挣点钱,如去窑厂出

砖、装卸水泥或者到建筑工地当力工。难怪村上的人提到他都流露出瞧不起的神情。

可我俩小时候玩得极好,常常挎着篮子到地里薅草回家喂牛喂羊,在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来回寻找野瓜纽儿或野果,到地头烤红薯或玉米,到村东头大坑里洗澡逮泥鳅,在柿树园里爬树疯玩。我后来到离家十多里的初中上学,星期六回家休息,星期日下午晚自习前返回学校。每个星期六下午,浮生就老早在我家等着。把书包一放下我们就一起往外面跑,不顾老娘的呵斥。我脑海里现在还有一组画面特别清晰:在村西头的田野里,麦苗青青,一望无边,三月的风吹着,我们在寻找一种叫“水萝卜棵”的野菜,下锅煮面条或者做咸稀饭喝特别清香。慢慢地天就黑下来了,一抬头看到西边的天空有一弯新月高挂,还有飞机过后留下的长长的痕迹久久不能消散。蓦地想起自己的数学没有考及格,没法儿向爹娘交代,遂默默无语,心事重重。而浮生什么也不说,就站在我身边,凉风掠过,他又破又烂的衣服裹住的瘦弱身体在瑟瑟发抖……

总感觉日子过得快,不知不觉,又有一大串日子不见了。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浮生的父亲,我该喊大伯的。我伸手掏给他一百元钱,让他随便买点吃的,并说明不用还了。我把这件事很快就给忘了。

可是没过多久,浮生的父亲得病去世了。就在去年吧,我在该过年时回了老家一趟,进院却发现浮生在同我父亲说话。父亲说浮生来还我钱哩。我一时不明白咋回事,

还是浮生说话了:“老头临死前特意说了这一百块钱的事,让我一有钱就还你。我打工挣到钱了。”我说压根儿就没有想要,跟我客气啥。我把钱硬塞回去,可是浮生却一溜烟跑了,我在后面怎样喊都不停。

父亲说:“人家都说浮生傻,我看这孩子实诚得很。自己挣钱养活老娘,给老娘做饭洗衣买药看病,有功夫着哩,比那些油嘴滑舌精明机灵的孩子强多了。前天还挨门挨户买鸡蛋,只要土鸡蛋,要给他老娘炖鸡蛋羹,可孝顺!”

想想说的也是。在农村我看到很多老人虽有儿有女但还是在村边地头盖间简易房或者搭个棚子度晚年。邻村有个老太太,老伴早逝,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平时很少来电话。忽然一天去世了,儿子儿媳接到邻居的电话后才匆匆回来,把老娘草草一埋,又匆匆地外出挣钱了。

这些人,挣再多的钱又怎样,还不如浮生哩!

夜深人静,正想休息时老天却哗啦啦下起了雨,冷风吹得窗户砰砰作响。想到浮生可能正在一家砖瓦窑厂干活,搬砖出窑,满脸砖灰,也可能在某个建筑工地,吃力地搬运各种建筑材料。他常常生活在别人的鄙视眼光中,或者经常受到包工头的呵斥,但他从不反驳,蓬头垢面,衣着邋遢,见人嘿嘿一笑,露出白牙。

听说他这次打工走得远,去了山西的大山里。我想,到腊月底他肯定会回家过年,我会把在箱底放了好多年的那瓶酒拿出来,与他喝个痛快!

散文

江南的断章

■于天慧



回首望江南,山水人依恋。

最是那一瞬间的缠绵,拂去了岁月悠长的回忆,踏在流水侵蚀的青石板上,眼角凄迷成小巷深处的忧伤,我把自己醉在白墙灰瓦间。

心跳是缓和的,苍老的风吹过我的发丝柔柔地在河面上招摇,荡起一圈圈的涟漪延伸得南国天高地远。凝望水中一茎芦花,白茫茫如烟似雾,蓬松得暖开了心扉。

江南是水做的骨肉,肌体内流动着水性的无邪,掬一捧放在掌心,犹如一首眷恋的乡歌,响彻了古镇千年的安详。细细的流水是尘世的跳跃,婉转着打江南流过,沧桑岁月更如一壶老酒,醉了隐逸在清澈里的焦灼。

这水也懂得人世的情调,每一次轻淌都会勾勒出生活的恬淡,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她的柔情拂获了。

乌篷船是江南的符号,于灯火阑珊的随和里缓缓划过。喝醉酒的老船夫摇动一支饱含希望的船桨,洒下一船的女儿红,嘴里再唱上几声悠远的号子,寂静的江南便苏醒了。

青苔满石阶,不忍心错过那屋檐下的绿毯,手指触碰的一刹那,整个心都变得柔软起

来,于是随手翻开一部带着愁怨的诗集。阁楼的房顶上几蓬秋草在清凌凌的河水里荡漾着倩影,那随风摇曳的浅黄是宿命的沉浮也是江南的色彩。我喜欢这种自然的色彩,我能读到野草的纹路里写满的灵性。

流水无期,绵延不绝。江南的楼阁伴着水声伫立在河岸上,一排一排错落有致。岁月的风尘点缀了白色的墙壁,让灰暗的韵味在雕花的窗棂里讲述久远的故事。窗子时开时闭,好似南国女子的羞涩,给人以多情的遐想。吴依软语的少妇,扭动着腰肢,在河沿上浣纱声地甩上几件衣服,漂洗着江南的水。微风吹来,细波粼粼,好似从遥远的梦境中走来。

放下款款的心事,倚窗独坐,自是懂得江南的意韵。水乡人有着自己的性情,拂去线装书上的尘埃,吟唱几句唐诗宋词或铺开一张宣纸,挥笔泼洒出一张水墨丹青,浓浓的浓浓的笔调在天地间铺开,更在我的心灵里渲染。也有的人在自家的庭院里,招呼几个友人,摆上一盘花生米,拉起搁置已久的二胡,让欢畅从嘴角荡开,响起一片久违的期待。

水乡总是伴着雨来,只因为那些雨里生雨里长的邂逅。

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小镇都变得朦胧了。街上寂寥凄清。撑一把油纸伞,结着粉红色的惆怅,脚步也似乎彷徨起来,雨点密密地从眼前划过,落在石板上,碎成一地的想念。不知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缕松散的头发放搭在额前,手里还拿着一串棉花糖,站在石桥上久久地凝望。她该是等待另外一个女孩的到來,然后,说着浅浅的心事渐行渐远。

雨雾氤氲着房影像一幅唯美的绝迹,忘记了是哪个过客把一枝梅花斜插在门廊里,勾起了穿旗袍的女子浪漫的想象,只见她两朵红云挂在脸颊,盈盈的眸子透着水乡的温柔,撷一味优雅,采一缕娴静,如刚出水的芙蓉,婀娜娇美,光洁无瑕。那梅花的幽香带走了少女纯真的泪水,凝结着江南的潮湿,飘洒在云天。

江南是一首唱不完的歌,一首写不完的诗。岁月的音符唯美地跳动,叮咚着梦里厚重的骨骼。多少故事就这样安详地躺在那狭小的空间,守望着一份浅浅的幸福,暖暖的感觉湿润了眼眸,令人回味。一颗心终要学会去找归宿,这一生想过、爱过,一切便知足。

丁酉冬至留吟

■薛顺民

一

昼短①逢今岁,难观瑞雪光。
一阳初始暖,三岸晚来凉。
养病无心绪,浇愁有锦章。
不求千日好,只恨②夜偏长。

二

银钩③今夜瘦,独坐负良辰。
窗外歌摇岸,灯前影伴身。
岁寒苍两鬓④,难暖度三春。
但待东风起,阳生万象新。

注:①昼短:冬至是北半球白昼最短的一天。冬至过后便是小寒、大寒,按惯例该是冰天雪地之时,但丁酉冬至则骄阳当空,未见半点冰雪的影子。②只恨:恨的是夜偏长,为何?因是一人独处,时日难熬,故显长夜漫漫。③银钩:初月。丁酉冬至,农历初五,故言弯月消瘦。④苍两鬓:两鬓苍。鬓发染霜,并非因岁寒而起,但越到岁寒之时,越觉人生易老。

那片云

■东晓杰

月圆之时
才会看到你的倩影
不知道为何
你走得却是那样步履匆匆

与你相约
都是在五光十色的梦中
即便如此
我的内心依然充满激情

我期盼有一天
你能走下天空
在月光的柔色里
我们紧紧依偎相拥

词四首

■李清涛

相见欢

山峰人影穿行,步匆匆。山下华灯高挑酒酣浓。思过去,愁无寐,看屋棚。卧榻闻疏雨落窗棂。

江城子·吉鸿昌

贾鲁河畔吕潭乡,好儿郎,战沙场。国破家亡,满眼尽沧桑。抗日不成身先死,世无双,赴国殇。桐邱大地百花香,竞芬芳,傲雪霜。雕塑像立,日月奏华章。重教倡廉青史载,声久远,铸辉煌。

菩萨蛮·贺十九大召开

莫愁坎坷艰难路,中华自古夷人妒。坚定信念如初,诚心天不辜。改革脚步速,发展人民富!一带一路多幅,绘出世界殊。

天净沙·母亲

远村阡陌炊烟,老屋相伴天天,朝看阳光正艳。黄昏期盼,笛声子女回还。